

<<左岸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左岸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1752037

10位ISBN编号：986175203X

出版时间：2010-8-31

出版时间：方智

作者：江國香織

页数：528

译者：陳系美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左岸>>

### 内容概要

達文西雜誌票選年度十大戀愛小說！

繼百萬名作《冷靜與熱情之間》之後，江國香織與辻仁成再度攜手完成《左岸》與《右岸》兩部巨作！

《左岸》由茉莉這個女性觀點發聲，辻仁成的《右岸》則從阿九的男性角度敘事，茉莉與阿九在愛的長河兩岸，時而相遇，時而分離，敘說青梅竹馬的茉莉與阿九高潮起伏的人生。

我們之間，有一條名為人生的河流過。

人生是戀愛的敵人，這裡有時間流過，還有別人在。

## 作者簡介

江國香織（Kaori Ekuni） 一九六四年生於東京，出身文學世家，以輕盈卻直逼人心的愛情故事見長，是直木賞等各類獎項的常勝軍。

暢銷作品有：《十年後，愛得閃閃發亮》《那年，我們愛得閃閃發亮》《冷靜與熱情之間》（紅）《愛是恆久的神智不清》《去愛吧！

間宮兄弟》《甜蜜小謊言》《寂寞東京鐵塔》《準備好大哭一場》《游泳既不安全也不適切》《與幸福的約定》《芳香日日》《神之船》《我的小鳥》及多種英語繪本譯作。

歷年得獎紀錄：〈草之丞的故事〉獲每日新聞社小小童話大賞（收錄於《與幸福的約定》）、《芳香日日》獲第7屆坪田讓治文學賞與第38屆產經兒童出版文化賞雙料榮譽、《那年，我們愛得閃閃發亮》獲第2屆紫式部獎文學賞、《我的小鳥》獲第21屆路傍之石文學賞、《游泳既不安全也不適切》獲第15屆山本周五郎賞、《準備好大哭一場》獲第130屆直木賞。

陳系美 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畢業，日本\*\*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碩士。

曾任空大日文講師、華視特約譯播，現為專職日文譯者，譯筆被讀者譽為「最能貼近江國香織文筆」。

譯有《準備好大哭一場》《寂寞東京鐵塔》《游泳既不安全也不適切》《藍，或另一種藍》《甜蜜小謊言》《去愛吧！

間宮兄弟》《那年，我們愛得閃閃發亮》《十年後，愛得閃閃發亮》《不結婚，好嗎？》等。

书籍目录

1 唱歌啊唱歌 2 年輕又美麗 3 先跳進去再說 4 墜入愛河5 命運的齒輪，以及加油站6 一杯酒能做的事7 爸爸，媽媽和總一郎8 再度墜入愛河 9 命運的齒輪，Ami與早紀10 再度唱歌啊唱歌

## &lt;&lt;左岸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這個冬季，對寺內家是個風波不斷的冬季。

一則是，喜代變得鬱鬱寡歡，而平常溫和的阿新卻變得很暴躁。

再則是，茉莉又墜入情網了。

喜代的話愈來愈少，不僅漠無表情，連氣色都逐漸變差。

在這轉變的過程中，剛開始，阿新和茉莉都很擔心。

喜代無法投入工作，也取消了許多演講，答應寫的稿子也寫到一半就不寫了。

有時說身體不舒服躺上一整天，但卻在降霜的清晨花園裡，呆呆地站了一小時。

「媽，妳到底是怎麼了？」

妳這樣的話，爸爸會很擔心吧？」

」儘管茉莉終於忍不住帶著怒氣逼問，也是白費力氣。

喜代也只是回她：「我沒事啊，對不起哦。」

」明明說沒事，但喜代的情況不僅沒有改善，反而愈來愈難理解。

她會在大半夜短時間外出，大白天也經常眼眶含淚。

問什麼都不肯說的喜代，茉莉當然很生氣，但更多的是忐忑不安。

總覺得這樣太不像媽媽了。

然而，令茉莉意外的是，阿新已經不想再擔心喜代。

「隨她去吧。」

」阿新甚至對皺著眉頭、愁苦煩惱的茉莉這麼說。

這個家，變成痛苦難受的地方。

我已經受夠了。

茉莉只將不滿對總一郎發洩。

在牆上貼著世界地圖、附有螢光燈的書桌和簡素的床、擺著五斗櫃的總一郎房裡。

要留學就去留學，要工作就開始工作，媽媽一直以來都一意孤行，把我和爸爸的生活都改變了，這樣她還嫌不夠嗎？」

總一郎似乎在笑，但笑得很落寞。

要去遠方啊，茉莉。

還有啊，媽媽也還是會去遠方的。

這不是茉莉想聽的話。

我不要！

於是她這麼說。

心中充滿了不安。

不要把媽媽帶走喔。

這句話是懇求，同時也是宣言。

這次總一郎傳來的氣息是，愉快地笑了。

妳真傻呀，茉莉。

不是我會把媽媽帶走啦。

每個人，都是靠自己走遠方的。

茉莉是，媽媽是，還有爸爸也是。

總一郎的氣息，到最後都是笑著。

半是愉快的，半是落寞的。

茉莉墜入情網，就在這種苦悶的日子裡。

去大學上課，從大學回來，和爸媽共進不愉快的晚餐，然後上街遊蕩的日子。

「妳總是一個人來啊。」

」有投幣式自動點唱機和爆玉米花、稱為酒吧太過明亮的店裡的吧檯，茉莉被人如此搭訕。

「不要坐在我旁邊。」

<<左岸>>

」明明有很多空位，這個男人卻故意想坐茉莉旁邊的高腳椅，茉莉直接了當地出言喝止。一方面是心情不好，再則這男人的外型不是茉莉喜歡的類型。

「妳還真衝啊。」

」男人不可思議地說，毫不猶豫地往茉莉旁邊的椅子坐下去。

點了啤酒和燉牛肉 茉莉雖然沒有嘗試過，但菜單上的確有多料理 ，然後從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包皺巴巴的菸，叼起一根，點火。

吐出一道又細又長的煙。

這實在令人太氣憤了，茉莉以輕蔑的眼神瞪著這個男人。

男人先是輕笑一聲，然後說：「你不記得我了？」

」不記得。

「妳是茉莉吧，念九大的。」

」男人有著被太陽曬得黝黑的皮膚，留著一頭染成咖啡色的長髮，削瘦的臉頰，沒有血色的嘴唇，還有手指十分修長。

「你是誰啊？」

」茉莉詫異地問，得到一個「柴田」的答案。

「柴田？」

」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。

「沒錯，就是死也不在博多以外的地方吃拉麵的男人。」

」啊！

她想起來了，同時一隻手也伸過來了。

這麼一握，成了緊密紮實的握手。

柴田是，以前茉莉和美智留在夜晚出來閒逛時，在路邊賣東西的男人。

見過面，也曾站著聊過天，後來坐下來聊得很開心，柴田乾脆把攤子收起來，和她們兩人一起去吃拉麵，而且還吃過好幾次。

「最近過得怎麼樣？」

你已經從渡邊路那裡消失很久了。

是不是去別的地方，賣那個綠綠的東西，黏黏的，還會一邊回轉一邊從牆壁下來的東西？」

」怎麼可能，柴田說著笑了笑。

儘管不是喜歡的類型，但想起他是誰的時候，覺得他是無害的、容易親近的，蠻乾淨的人。

「那已經是八百年前的事了。」

是古老美好時代的事。

」才一年多前而已，柴田說得好像在回顧古老時代的老人。

「嗯哼。」

」茉莉察覺到不該再繼續問下去。

人的一生總是會發生很多事情。

而且，這是從外表看不出來的。

時代急遽地變化著。

以前整晚在瑪莉亞館跳舞的閃亮美麗的女人們已經不在那裡，親不孝路的熱鬧景象也不在了，曾經，不穩定且令人悸動的能量 光是待在那裡就能令人堅強，歡樂地發光發熱的能量 也已經逐漸消失了。

「對了，妳等一下哦。」

」柴田語畢，猶如在物色般地轉動高腳椅環顧店內，下了椅子後，指間依然夾著香菸，朝著一張雙人坐的桌子走去。

「美智留過得怎麼樣？」

」不到一分鐘就回來了，將香菸捻熄在煙灰缸裡問。

這個是印著可口可樂標章的廉價玻璃煙灰缸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

<<左岸>>

」 茉莉這麼一答，半晌的沉默後，這次換柴田說：「嗯哼。

」 接著又說：「我倒是有聽到一些八卦。

」 「八卦？

什麼八卦？

」 看到茉莉終於一臉正經地問，柴田不禁莞爾。

喝了一口端上來的啤酒，聳聳肩說，無聊的八卦啦。

「要不要去吃拉麵？

」 「吃拉麵？

可是你點的燉牛肉怎麼辦？

」 雖然這麼問，但茉莉其實不關心。

她比較想知道美智留的八卦。

「那一桌的情侶會幫我吃。

」 柴田以拇指越過肩膀，指向剛才去過的那一桌。

「所以，等我喝完這杯就去。

」 柴田語畢，以一副單獨前來的客人模樣，定睛看著前方，爽快地喝著啤酒。

同性戀。

很奇妙的，這個詞在茉莉心裡和拉麵連結在一起。

用鐵皮圍起來的路邊攤裡瀰漫著熱氣；忙碌站著工作的店員穿著橡膠長靴；地面潮溼；大型的特百惠保鮮盒裝著蒜泥和紅薑。

「不可能。

」 「嗯，或許是瞎掰的。

不過八卦本來就不負責的。

」柴田也這麼說。

「不要在意比較好。

」 但是幾年後，實際上是經過十年二十年後，同性戀這個詞，總會讓茉莉連想起拉麵。

柴田還說，這是在「street」的說法。

這對聚集在街角啦酒吧啦live house的人們之間，可能知道什麼意思，但茉莉總覺得這個詞很怪。

不過怪詞也挺適合這個人就是。

在這個「street」裡，美智留是很出名的同性戀。

在東京念大學時也和同學發生關係，甚至還同居，引發了不少問題。

有一天，對方的爸媽還闖了進來。

那個女生被迫結束這段關係哭得很慘，但美智留卻一臉不在乎。

之類的，還有更多更多更多。

此外，關於這件事奧村想知道「真相」於是逼問美智留，美智留沒有否認任何一件事，這就是奧村和美智留分手的原因。

「不可能。

」 茉莉再度以強力的口吻說。

她覺得八卦的真偽，在於自己是否否定。

柴田覺得很可笑地笑了笑，以一副「是真是假我都無所謂」的口吻說：「好啦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吃吧

。

」 茉莉想起，以前也曾看柴田吃拉麵看到入迷。

他吃麵的方式真是令人歎為觀止，與其說吃得津津有味，不如說吃得很舒服。

首先只吃麵條，隨著痛快的聲音將麵條收進體內，然後以幸福到不行的表情喝湯。

轉眼間就吃完了。

儘管是轉眼間，卻顯得從容且優雅。

好美啊，茉莉暗忖。

這個人的態度非常美麗。

## &lt;&lt;左岸&gt;&gt;

然而她並沒有這麼對柴田說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好快！」

旋即連忙吃光自己的麵。

這種事，茉莉也不是沒有自信。

打從孩提時代輸給總一郎和阿九之後，她就訓練自己如何吃得迅速俐落。

不僅迅速俐落，當然還要吃得津津有味。

柴田在一旁滿足地端詳著，邊喝啤酒邊吃拉麵的茉莉。

連手上點了火的菸都忘記抽了。

柴田始，比茉莉大六歲，今年三十。

是家中的長子，有姊姊和弟弟，現在繼承父業在自家經營的加油站工作。

生於博多長於博多，自稱「死也不在博多以外的地方吃拉麵的男人」。

高中中輟之後，在大阪住了一陣子，回到故鄉後「靠著賣東西和開酒店混日子」。

不過去年，他終於領悟到「生於此，死於此」的道理。

「瞧你說的，你就別耍酷了，我看你只是玩膩了吧。」

語畢，靜靜地微微一笑。

「沒關係。」

我現在也玩得很兇喲。

雖然說了令人討厭的話，但茉莉明白柴田有他不想說的事。

宛如感同身受似地，可以瞭解。

「我媽最近可能要走了。」

茉莉說。

儘管不是初見面但也談不上熟識，突然把這種事告訴這樣男人，茉莉對自己感到困惑。

當然，柴田也感到困惑。

「是哦？」

要走了，走去哪裡？」

我也不知道，茉莉喃喃地說，想起喜代哀愁的臉龐。

英國。

應該是吧？」

這是喜代想去的地方吧？」

可是她已經去過了呀？」

就像茉莉去過東京。

接下來的話，茉莉和柴田並不是在拉麵店談，已經走出店外了。

不過總是難以道別，總覺得話還說不夠，兩人就去長濱的港灣漫步。

從博多漁港走到長濱泊船處，看了福岡賽艇場，走到那之津碼頭。

聽著海風的聲音，波浪拍打岩壁的聲音。

已經入夜了周遭還是很亮，只因街燈的關係嗎？」

茉莉思忖著。

這一帶有很多倉庫，停了好幾輛卡車，朦朧的紅豆色天空裡雲很多，月亮已經出來了，但輪廓模糊。

「大學好玩嗎？」

柴田問。

茉莉稍微想了一下，用力皺著一張臉搖搖頭。

不過補上一句：「念書倒是挺有意思的。」

「我不喜歡念書。」

工作比較好，可以用到身體。」

茉莉覺得他的身體瘦骨嶙峋，不過手很大。

柴田說走到加油站的話，他會開車送茉莉回去。

茉莉也答應了。

四下無人的加油站用鏈子圍起來，油亮亮的加油機和油管、以及洗車用的裝置彷彿都被鏈子保護起來



<<左岸>>

，在這裡睡得很安穩。

「加油站，這個地方不錯嘛。

」不是寒暄也不是客套話，茉莉目光炯炯地說。

隔天清晨醒來，第一個想見的人是柴田。

在和哥哥同樣的窗簾、同樣的床罩的自己房裡。

桌子椅子、枕畔的書和貝殼、放在籃子裡的T恤和毛衣，這些十分熟悉的東西，全部，看起來都和昨天有些不同。

感覺有些生疏，或者說，更可愛了。

然而茉莉並沒有察覺到，她已經墜入情網了。

只是渾身充滿活力，想見柴田。

放學後去加油站找他吧。

上餐桌吃早餐前，茉莉如此決定。

並非昨晚發生了什麼事。

遇見柴田是偶然，去吃拉麵也只是想知道美智留的八卦。

夜裡走到加油站後，坐上他的愛車紅色小卡車就回家了。

然後現在，茉莉一邊想著柴田，一邊以幸福的心情在土司上抹奶油。

「為什麼蘑菇，炒了以後會變得黑黑髒髒的呢？

」喜代嘆了一口氣後如此嘟囔，然後將盤子擺上桌。

她沒有化妝，膚色顯得蠟黃。

茉莉看了不禁蹙眉。

「媽媽妳才是太邋遢了啦，蘑菇黑掉了有什麼關係？

」此時玄關傳來阿新呼叫茉莉的聲音。

茉莉中斷早餐，走出去一看，柴田站在那裡。

「早安。

」柴田愉快地說。

看到茉莉時的欣喜，柴田毫不隱藏地展現在臉上。

「有人找妳喔。

」茉莉頓時傻眼之際，阿新說。

「你怎麼知道呢？

」走出玄關，拉門一關上，茉莉就開口說。

喜悅之情溢於言表。

「我剛好想見你呢。

想說昨天才見面今天又想見你，總覺得怪怪的，不過我就是想見你，原本打算下午去加油站找你呢。

稍微看你一下。

真不敢相信你就來了！

你怎麼知道我想見你呢？

」茉莉拉高嗓音，連歇口氣都嫌麻煩，一口氣說完，仰望著柴田。

「我才不敢相信呢。

」柴田表情略顯羞澀，但說話時視線並沒有離開茉莉。

「妳想見我，我才更想見妳呢。

」就這樣自言自語般地繼續說。

然而對茉莉或柴田而言，這樣已經足夠。

比起見到面了，更重要的是確認了彼此的心思。

就是這種感覺。

柴田來訪只有短短五分鐘。

因為還有工作要做，隨即坐上停在外面的小卡車，輕快地走了。

茉莉有想到，爸媽在廚房一定很訝異，帶著陶醉的心情返回屋裡。

## &lt;&lt;左岸&gt;&gt;

兩人約定好了，今晚要去昨晚同一家店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對茉莉而言是如夢似幻的連續。  
幸福的驚喜與幸福的安心，幸福的苦悶，與幸福的自信。  
柴田始猶如大海般單純也複雜，猶如風一般莽撞冒失卻也溫柔體貼。

每天每天，兩人都見面。  
每天每天，道別時都難捨難分，送過來又送過去送過來又送過去，十八相送的結果也經常在紅色小卡車裡迎接黎明。

阿始，和喜代與阿新也立刻建立了良好關係。  
尤其讓茉莉驚訝的是喜代的反應。  
無論是幫忙做園藝工作或是幫寺內家的車做維修，這當然是他拿手的，阿始那種混合了彬彬有禮與不客氣的作風，喜代不僅沒有表示反感，反而很信賴他。

「阿始真的好好笑哦。」  
茉莉也向總一郎報告。  
「他居然叫我『我的天使』啦，不過只有在兩人的時候會這樣叫。」

總一郎窸窣窸窣地傳來溫暖氣息。  
溫暖，但帶著些許寂寞的氣息。  
沒有柴田始的地方，現在茉莉都覺得很無聊。

大學無聊，鬧區無聊，連有爸媽在的家也無聊。

「只要阿始一來，媽媽就會稍微有點精神。」  
茉莉也對總一郎報告這件事。  
「我和媽媽也比較有話講。」

茉莉也會去柴田家玩。  
柴田家有爸媽和奶奶還有一個弟弟，熱鬧而開朗，是個好家庭。

阿始是個工作勤奮的人，從早到晚都在加油站。  
即使冬天也曬得黝黑，一方面是待在戶外的時間很長，再則是他喜歡日光浴，就連偶爾的休假也淨是往海邊或公園跑，或是躺在自家狹小的陽台上所造成的。  
茉莉喜歡躺在他旁邊，一邊留意不要把他的手臂壓麻了，一邊聞著他皮膚的香味。

「我的天使。」  
也很喜歡他以柔情的語調，如此喃喃地說。  
祖父江九寄來的明信片，在這一年的年底抵達。

「他在上海啊？」  
紙張乾糙得都翹起來了，想必是擺在觀光土產店好幾年沒人買的老舊風景明信片。  
風景照片裡有綠樹搖曳映在河面上、發出亮彩的綠色光芒，河邊有中國人在散步。

喜代將這張明信片遞給茉莉，茉莉還沒看之前，喜代先這麼問。  
祖父江九於上海。

可能是信裡的這最後一行，映入喜代的眼簾吧。  
「不知道。」

茉莉冷冷地答道，旋即開始讀信。  
旅行．胡琴．黃昏的天空．老人．租界．長高的孩子們。

信裡就羅列著這樣的辭語。  
從旅途中寄來的明信片。  
除此之外什麼都沒寫。

阿九為什麼會在這裡？  
為什麼會突然消失的理由、或是藉口也好，什麼都沒寫。

「祖父江九 於上海」，信的內容就這樣結束了。  
不過字跡以藍色墨水書寫、出乎意料地工整且可愛，讓茉莉感受到阿九的體溫與呼吸的節奏。  
他寫這種字啊。

## &lt;&lt;左岸&gt;&gt;

茉莉心想。

上海，究竟是怎樣的地方。

想起鄰家的少年以豁出去的表情這麼說：我喜歡妳。

「阿九是個冒險家呀。

」喜代說。

新年到了，茉莉去考駕照。

動機是自己也想開那台紅色小卡車。

取得臨時駕照後，悄悄地開始練習。

紅色小卡車的座位比駕駛訓練所的車高很多，視點變高了開起來很有趣，茉莉樂翻了。

「不行不行，換檔要更輕柔一點。

」當阿始這麼說時，車已經熄火了。

「沒關係，再靠邊一點停。

左邊總是空太多了。

這裡不會撞到的。

」才剛說完，左輪就進溝了。

就像這樣，耐性超強的私人駕駛老師最後也死心了。

「茉莉，妳沒有開車的天分。

」「不行？

真是這樣嗎？

你放棄了？

你要棄我於不顧啊？

」小時候，總一郎很喜歡車子，對車子很熟 明明比茉莉更會暈車 - - 只要在市內跑的車子，大多一眼就能說出車款和年份。

光是聽引擎聲也能猜出車款。

阿九也有這種判斷力，或者說熱情。

三個人比賽跑去大馬路邊，他們兩人就開始比誰猜得快、猜得準。

大多是總一郎贏。

茉莉十分引以為傲。

也不管弄髒裙子會被喜代罵，雙腳交叉坐在路邊的護欄上 - - 。

阿始莞爾一笑，從副駕駛座將面無表情的茉莉的頭摟進懷裡，輕聲細語地說： 「怎麼可能？  
我的意思是，開車就讓我來吧。

免費的安全駕駛，隨傳隨到，無論到天涯海角，永遠。

」茉莉彷彿快要被幸福融化似地閉上眼睛，和阿始甜蜜接吻。

不過，後來茉莉還是拿到正式駕照了。

茉莉希望去迪斯可跳舞慶祝，和阿始跳了一整晚。

至於大學，還是一如往常認真的去。

在大學裡的茉莉是個書蟲，有時她甚至認為，書本比老師上課內容有趣多了。

儘管如此還每天去上課是因為，心愛的阿始的一句話激起了她發奮上學的決心。

「認真求學的茉莉，如果因為和我在一起而變成劣等生，總一郎先生一定會恨我的。

」阿始稱呼總一郎，不是叫阿總也不是哥哥，而是「總一郎先生」，簡直像在稱呼年長的人。  
由於這一點，茉莉愈來愈喜歡阿始。

我已經不像野貓了。

如今茉莉已經能這麼想。

已經不想去遠方了。

柴田始對茉莉而言，是個像哥哥又像朋友的戀人。

換言之，他是這世上所有美好事物的一切，曾經是。

時序進入春天。

## &lt;&lt;左岸&gt;&gt;

「因為我買到了便宜機票。

」預定去英國兩個禮拜。

當喜代這麼說時，茉莉和阿始正在幫忙園藝工作，一起把剛剛送來的煙囪形大花盆搬上卡車載進來。這種花盆的花是種在頂端，幾年前茉莉第一次看到時的感想是：「簡直像根柱子」。

「好像趁夜逃跑似的。

」由於只有加油站打烊後才能來，因此搬運工作在夜晚進行，茉莉在車裡嘀咕：「又要去？」

」聽到喜代的旅行計畫，茉莉首先脫口而出的是這句話。

喜代去英國的次數，從留學回來之後算起已經第五次了。

即便是因為商務而飛英國時，回來之後也充滿活力彷彿變了一個人，也因此，只要喜代說要去英國，阿新和茉莉不是默認就是贊成。

「是啊。

」喜代答道，一副出發前已經喜孜孜的模樣。

她苗條的身材被褲子和毛衣包起來，穿著膠鞋，戴著工作手套。

不知為何，茉莉覺得這次不能讓她去。

讓她去了，她可能就不回來了。

「阿始，不好意思。

這個，還是放左邊一點。

」喜代從有點距離的地方眯著眼睛，看準間隔，指著剛擺定的花盆說。

阿始也輕快地回答：「了解。

」在溫暖的夜氣裡，泥土散發出柔軟的香氣，樹木發出類似香辛料的香味，花兒則是甜濕的香味。

「去英國做什麼？」

」茉莉努力地壓抑感情問。

「做什麼，就是去採購一些必要的東西啊，順便去看看朋友。

有一種叫做罩帽的防霜玻璃罩，妳也知道的，我們家的藤架下就有不是嗎？」

也有人託我買那個回來。

」喜代說得乾脆俐落，聽不出有什麼疑點。

隨即大聲對阿始說：「對！」

就是這種感覺！

剛剛好，謝謝你。

」「不要去啦。

」語氣帶著輕微的意志，茉莉說。

喜代聽了一驚，盯著茉莉看。

「這一次，不要去。

」茉莉又重複一次。

阿始拍著雙手的塵土走過來，一邊說著今晚的月色真美啊。

喜代擺出一個亮麗的笑容。

「不，我要去。

」喜代極其明快地回答，她原本就低沉的嗓音，這回顯得更低，語氣裡迴盪著喜悅之色。

就如月光照耀下的春夜。

這個城市的春天，空氣也柔軟得彷彿融進曖昧的淡藍色天空裡。

信步走在有銀杏、有蘇鐵的廣大校園裡，茉莉思索著：究竟當初為什麼會想離開這個城市呢？」

灰色的石造校舍十分古老，外牆的上方，飾以白色和藍色的古典瓷磚。

穿過即使白天也陰暗涼爽的腳踏車停車場，小時候，茉莉經常一個人在這裡閉上眼睛跳舞。

手腕還帶著串珠手環，走進窗戶成排的走廊，右側就是阿新的研究室。

研究室的門朝內側敞開。

「爸爸。

<<左岸>>

」 確定沒有其他人在之後，茉莉出聲叫他。

「我來找你玩，可以進去嗎？」

」 這個狹小，陽光照不到的研究室。

最裡面有個辦公桌和小小的客廳，再往前一點有三個書架，還有不知道裝著什麼的紙箱，直接從地板堆上來。

「可以啊。」

」 隨著淡淡的一笑，阿新站起身。

桌上擺著歐文和日文混雜在一起的紙堆，還有一個堆滿菸蒂的煙灰缸。

一邊留意著不要撞到東西，茉莉小心翼翼地坐在客廳的椅子上。

坐在這裡映入眼簾的東西，全都是茉莉幼時就熟悉的。

用膠帶修理的骯髒窗戶、不鏽鋼製的抽屜、褪色的書背、學生旅行回來送的無趣人偶和一些擺飾品。

「今天上了什麼課？」

」 阿新按下熱水壺的頂部，一邊將熱水注入茶壺一邊問。

「語言學，還有樋口一葉。」

」 「滿有意思的嘛。」

」 阿新絲毫不帶嘲諷地說。

「文學啊。」

」 這個詞讓茉莉意識到，自己已經不再是小女孩了。

啜了一口爸爸端來的茶。

這是這裡常有的綠茶，淡得可以稱為黃茶。

坐在這裡這樣喝著茶，彷彿回到媽媽不在的歲月。

茉莉恍惚地如此想著。

和爸爸兩人的生活，中學生的日子。

「今天也會忙到很晚？」

」 阿新站上講台一定打領帶，但在研究室裡就拿掉了。

穿著白襯衫灰長褲的父親，看起來相當疲憊的樣子。

「嗯，會到很晚。」

」 茉莉最近沒在家裡吃晚餐，放學後就去加油站幫忙。

因為這樣，就能待在阿始的身邊。

晚餐則在加油站後面的柴田家，簡單地解決。

收工後，就和阿始衝到街上玩，或去海邊散步。

阿始對夜晚的街頭熟悉到令人吃驚。

例如，走下狹小的樓梯、推開沉重的門就會突然傳出巨大聲響的迪斯可；或是昏暗的店裡到處垂吊著小鳥標本，怎麼看都是有問題的酒吧。

和阿始在一起就不用怕。

無論是走進沒有招牌的店，還是走在治安很差的地帶。

儘管茉莉求她不要去，喜代還是毅然決然去英國旅行兩週。

買了一堆餐具、花苗、園藝用品回來，當然這都是工作相關的東西，但茉莉認為，她把和工作無關的喜悅與人格也帶回來了。

宛如擁有兩個人生。

看到帶著給他們父女的禮物歸國的喜代，茉莉如此感覺。

然後，我和爸爸不知道的媽媽的另一個人生，即將開始侵蝕我們家。

這是令人不安的事。

不安且難過的事。

「要是爸爸更經常外食或去外面喝酒就好了。」

」 茉莉這麼一說，阿新苦笑。

喜代是個廚藝高手。

## &lt;&lt;左岸&gt;&gt;

例如芝麻拌青花魚生魚片、筑前煮、洋菜板條，每戶人家都會做的家庭料理，還有用很多水果做的醬汁燒烤排骨，或是香草和大蒜煮的湯，甚至很費工夫的中華料理，可謂樣樣精通。

做料理，洗衣服，掃除，整理庭園，演講，寫作。

喜代還會用現在看來是老式縫紉機，縫製阿新的襯衫和茉莉的夏日洋裝。

掛心兒子離家流浪的祖父江七，甚至還帶點心去探望她。

然而有一天，她將拋下這一切，輕飄飄地飛向遠方。

茉莉認為，這真是太傻了。

茉莉去加油站幫忙，是因為想待在阿始身旁，但其實也是因為一家三口圍著餐桌吃飯實在很悶。

由於自己現在的生活形態，茉莉覺得對爸爸過意不去。

尤其最近他愈來愈沉默寡言，看起來老了不少也相當疲憊。

所以她才像這樣沒事也來看看他，儘管看了也不能怎麼樣。

「謝謝你招待的茶。

」茉莉語畢起身，再度深深吸了一口研究室的味道。

這個小房間對她而言，就和總一郎的房間與阿始的存在一樣，對阿新而言恐怕是他能安心逃避的唯一場所吧。

「要回來吃早餐喲！

」阿新說。

阿始繼承的加油站，位於昭和路的路底。

離海很近，可以看到遼闊的天空。

周遭有零星散落的民房與店家。

剛開始，茉莉在這裡的工作是打掃與洗車助手，以及引導車輛。

當阿始開始加油或檢查機油的骯髒程度，茉莉隨即連忙清理車裡的菸灰缸、擦車窗。

乾抹布和濕抹布一起來，動作迅速，力道十足。

倘若車裡有小孩，就拿糖果免費招待。

糖果有三種口味，裝在小籃子裡。

後來，連後頭小賣部的收銀機也打了起來。

小賣部有各種維修車子的用品、藥品，記這些東西的用途、商品名、價格、特徵是很快樂的事。

加油站除了阿始和他父親，其他包含打工有三位員工。

三人輪班休息，營業時間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八點，沒有公休日。

「妳要不要試試加油？

」有一天，對茉莉這麼說的是三人當中最年長的、姓藤原的男性。

藤原身材短小，臉上滿是皺紋，左右眼大小不一樣。

「好啊。

」一口答應後，不禁開始搜尋阿始的蹤影。

心裡有點忐忑，未經阿始同意擅自使用妥當嗎？

然而阿始不在附近。

藤原滿臉笑容，拿著像槍一樣的加油槍問：「試試看吧？

」茉莉接過加油槍，握起來比想像中重很多，單手實在握不穩。

「單手！

要用單手！

好好的握穩！

」茉莉要加上左手時，藤原糾正她。

「深深地插進注入口，要插到底。

」茉莉照著他的話做。

「要送油了喔！

」按下背後那台機器按鈕的同時，藤原的手握住茉莉拿著加油槍的手。

「用這個開關調節油量。

<<左岸>>

」 感覺到液體咕隆咕隆地流入，嗆鼻的汽油味撲鼻而來，內心忐忑不安，生怕自己做得不好使得汽油外漏。

忽地喀噹一聲，一道巨大衝擊力傳到緊握的手上，茉莉不禁縮起身子。

「油塞關閉！」

」 藤原如此解釋，然後抽出加油槍，再度插入，這次槍口淺淺插入。

「接下來要一點一點慢慢地加滿。

這個就要靠自己的眼睛確認了。

」 這個部份，藤原一邊說明一邊自己做。

茉莉蹲在一旁，屏氣凝神專注地看著。

注入口的裡面太暗太小，根本看不見。

雖然這麼想，但沒有說出口。

頭頂上豔陽高照，水泥地面冒出熱氣。

事後，茉莉驕傲地對阿始說：「我今天加油了喲！」

幫一輛白色的豐田COROLLA加油！」

」 姑且不論喜代和阿新的關係，茉莉本身的人生倒是一帆風順。

阿始的父母和奶奶，還有已經出社會工作的弟弟，都直接叫茉莉的名字，把她當自己人看待。

阿始休假的時候，兩人會開車兜風，或是搭電車遠遊。

茉莉很喜歡博多車站。

不僅路線眾多，還有各種款式顏色不同的電車。

從這裡出發，可以去任何地方。

去大分，去長崎，去鹿兒島。

也可以去阿始住過的大阪，茉莉住過的東京。

「博多車站，不管什麼時候都像廟會一樣啊。」

」 茉莉曾經這樣對阿始說。

「因為有炸薯餅、串烤雞肉、又香又甜的烘焙點心、甚至連活生生的小鴨子都有賣呢！」

」 阿始笑了。

「聽妳這麼一說倒是真的。」

我以前想都沒想過，為什麼車站會賣小鴨子呢？」

」 茉莉也開心地笑了。

只要阿始一笑，茉莉就會很開心。

「真的很熱鬧啊。」

哪像東京車站，人雖然很多但一點都不熱鬧。

」 甚至曾經從門司港搭渡輪去下關。

渡輪濺起白色的水花，以驚人的速度急駛。

那是剛好飄起雨的黃昏，茉莉和阿始坐在座位上，十指緊扣，眺望著船艙玻璃窗上無數水滴終於串成水流滑落。

「下雨了啊。」

」 茉莉陶醉地低喃。

「嗯，下雨了。」

」 阿始也以陶醉的語調回應。

然後四片唇瓣輕輕吻上。

茉莉覺得很神奇，每次想接吻的瞬間，兩人都一定同時有這個念頭。

真的是很神奇，美好且欣喜。

祖父江九，從那之後也經常寄明信片來。

長江、太極拳、國境。

羅列著這種字眼的明信片。

於上海、於成都、於加德滿都。

<<左岸>>

茉莉揣想揹著大背包、穿著汗水泥濘的T恤、單獨旅行的阿九。

他是睡睡袋嗎？

有錢生活嗎？

有沒有認識誰，喜歡上誰呢？

就像我和阿始一樣。

「阿姨。

」茉莉經常去探望祖父江七。

「阿九寄明信片來了喲。

好像是在達卡。

」阿七總是微微一笑，有時說「是啊」，有時說「太好了」，有時說「嗯，他也有寄給我喲，說他過得很好」。

「前些時候他還打電話回來呢，說他到大城市了，偶爾會打電話給我。

」聽到這個，茉莉安心多了。

無論是卡達或加德滿都，儘管不知道在哪裡，不過總之阿九在某個地方。

真的，還活著。

「我好想見見他呀。

」談到阿九，阿始語帶憧憬地說。

「去流浪啊，真是太酷了！

」茉莉一聽，立刻不安起來，一臉正經地說：「不准去！

阿始不准去流浪，哪裡都不准去。

」阿始一邊用舌頭小聲地發出啾啾啾的聲音，一邊搖晃食指。

「我哪兒都不會去。

我有加油站，還有家人要照顧。

如果這樣也要去流浪的話，到時候我會帶妳一起去。

」「一言為定喲。

」茉莉嬌嗲地一懇求，阿始輕輕吻上她的唇。

「一言為定。

」就這樣掛了保證。

接著秋天到了，然後冬天也到了。

離大學畢業還有一年又幾個月的這個冬天，茉莉懷孕了。



<<左岸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讀者好評如潮。《左岸》無疑是江國香織至今最亮眼的傑作，每個角色都具有獨特魅力。

．雖然是長篇鉅作，讀來卻份外輕巧靈動，帶點微微的哀愁與清爽感。

．《左岸》寫的是相遇，《右岸》則是分離，而這兩大主題都是人生不得不面對的課題，令人欣喜又哀愁，而這兩本書讓人對這課題有更深的體悟。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